

## 稻穗映讲台

宜章县第九中学 李游兰

晨读课上,我的目光总会落在办公桌角那本蓝皮笔记本上。歪扭的星星贴纸、纸页间干枯的稻穗,藏着我在母校任教时,使用“故事漂流本”的温暖回忆。九年前,我从这所乡镇学校毕业,后来怀揣教师梦重返校园;如今望着窗外稻田,风中飘来的不仅是稻花香,更是我珍贵的育人时光。

母校教室依旧是老样子,木质窗台上沾着田埂的泥,含香常发呆的靠窗座位,也曾是我的位置。讲《走一步,再走一步》时,含香把脑袋埋进语文书,指尖紧张地捏着书页,这模样与当年的我如出一辙。我没有追问,而是在



讲述我的育人故事

班会课发起“漂流本”活动:“把田埂上的故事、稻田边的发现写下来传一传吧——我上学时,就常把蜻蜓、狗尾草画在课本里呢。”起初本子空白,后来含香开始画田埂上的蜻蜓,直到写下“蜻蜓想飞上稻穗看月亮,每天坚持终于得偿所愿”。后来她主动报名朗诵赛,站在我曾演过课本剧的舞台上,声音清亮且坚定地念着课文,走出属于自己的勇气之路。

教《马说》时,留守儿童阿聪总走神。当我提问“若你是千里马,会如何让伯乐看见自己”,他低声说:“我根本不是千里马,就像田里的稻子,长得再高也平凡。”这话刺痛我,让我想起当年怀疑自己能否考上大学的日子。课后我找了块旧木板,刷上白漆,做成“伯乐墙”,布置“千里马档案卡”,引导学生发现自身闪光点。

我在阿聪卡片旁写:“你帮同桌整理的《马说》笔记,字迹比晒谷场的稻粒还整齐,这就是你的‘日行千里’之能。”第二天,卡片下多了同学们的认可:“他教我认过马齿苋”“他用稻穗杆摆几何图形超厉害”。阿聪坐得笔直,第一次举手:“伯乐也可以是自己,稻子努力生长才能结出饱满的穗子。”后来他成了“笔记小老师”,整理的笔记里总夹着稻穗,延续着这份温暖。

如今我到县城学校任教,漂流本仍在办公桌里,“伯乐墙”的旧木板虽未带来,却在我心里种下初心的种子。五年母校任教时光,我从学生成长为能为孩子搭桥的老师。我深知,无论在哪,育人初心都不会变,那些藏在稻穗、旧木板里的故事,将永远照亮我与孩子们同行的路。

## 感悟

夕阳斜照在空荡荡的教室,我合上《少年发声》,书页间仿佛回荡着少年们未被听见的心跳。这不仅是对教育的反思,更触动了我尘封的记忆——那个渴望被看见又害怕注视的青春期的自己,正与书中华少年隔空相望。

我的青春期在家庭变故的阴影下度过,在非黑即白的评价体系里,我成了沉默的“中间者”,用不起眼守护自尊,内心却翻涌着惊涛骇浪。如今身为教师,书中的对话照亮了我眼前同样安静的学生群体:他们成绩中庸、乖巧省心,却也因此成了教育视野里的“小透明”。

若以美术视角描绘,他们恰似画作中层次丰富的灰调。虽不争抢高光,却调和着画面节奏,让整体氛围更显沉稳深邃。他们的青春期没有激烈叛逆,而是内心世界的无声重建,如地壳深处缓慢的运动。

毕业回校的学生分享着学习压力、隐秘心事,也有人依旧沉默。学业竞争、家庭期待、自我困惑……这些抽象词汇,正沉甸甸地压在少年们的肩头。《少年发声》的价值,不在于提供教育模板,而在于践行“倾听”的教育伦理,提醒我们,教育的首要责任是俯身理解每个灵魂的独白,尤其是那些羞怯的沉默。

这种“倾听”哲学重塑了我的教育观,让我在日常的纷繁忙碌中时常警醒,也更加坚定:真正的教育情怀,应如阳光般均匀洒落,既照拂耀眼的个体,也温柔拥抱平凡的存在。以倾听与理解,引导年轻灵魂走向更开阔的生命原野,让每一种色彩都绽放独特光芒。

## 让每一种色彩都绽放独特光芒

长沙市芙蓉区育英西垅小学 胡玉玲

## 随笔

## 红辣椒,黄包谷

秋天的乡村屋檐下,总有一抹暖色勾住目光。火红的辣椒串,或尖长或圆实,层次分明地垂挂;金黄的包谷棒,颗粒饱满硕壮,整齐排列。经秋阳朗照、青瓦映衬,红的愈发浓烈,黄的愈加耀眼,赤线金光似要灼人双目,饱满的包谷籽仿佛随时会炸开,化作雪白的米花。

它们不会知晓,自己已被选为来年的种子,将延续春的生机与秋的丰盈。而辛勤劳作的农人,在晾晒它们时,或许也未料到,这凝结汗水的果实,会成为乡间绝美的立体风景。看似随意的悬挂,实则藏着天然的艺术匠心,勾勒出乡村独有的秋日画卷。

## 金色草垛

金光灿烂的草垛,沿着田埂蜿蜒铺展,为秋日田野注入灵魂,温暖而芬芳。站在草垛前,它的伟岸严肃,让我想起父亲;稻草的柔软与温馨,又令我念及母亲。从田野走向远方,草垛承载着父母的期盼,即便离乡,也始终铭记那抹金色。

农人们岁岁年年弯腰耕作,岁月却在他们身上刻下佝偻的痕迹;而草垛年年秋日挺拔矗立,如同无言的丰碑。它终将献身,化作滋养土地的养分,却永远是秋日乡间最绚丽的风景线,蜿蜒在记忆深处,诉说着土地的深情与奉献。

## 专 注

## 印象



李陶/摄

## 生活

## 摘葡萄

□ 林春

上周,我们计划带儿子和外甥去摘葡萄,联系好老板后,两个孩子便掰着指头盼望着这天到来。放学铃声一响,他们雀跃着冲出校门,在校门口梧桐树下踮脚张望,直到看到我家的黑色小轿车。九月的热浪扑面而来,即便车内空调嗡嗡作响,也挡不住孩子们的兴奋,一路上,“到了吗”的追问声此起彼伏。

因葡萄园在马路对面不好掉头,我绕路停车后,两个孩子迫不及待冲向田间。老板早已等候,递上篮子,他们兴奋地喊着“要摘满满一篮”,便钻进葡萄架下。我和姐姐走进园子,越往深处走越惊喜:绿叶间,一串串紫红色葡萄垂落,颗颗饱满,一

串有成人手掌大。老板热情招呼:“尝尝,味道特别好。”我尝了一颗,清甜的果肉裹着汁水在舌尖爆开,竟让我尝到了阳光的味道。老板笑着说:“幸好你们来得早,眼看着都快卖完了。”这不禁让人感慨:好葡萄无需叫卖,自有香甜引客来。

妻子带着孩子们穿梭园中,只听见剪刀不时咔嚓作响。即便她提醒少摘些,两个小篮子还是很快堆成小山。孩子们歪着身子,双手吃力地提着沉甸甸的篮子,满脸通红却坚持将“战利品”搬到秤台前,付完钱才心满意足上车。

临走时,儿子认真对老板说:“葡萄很甜,要记得浇水,会更甜。”



这稚嫩的嘱咐,让我们相视一笑。孩子的赤子之心,毫无保留地分享善意,正是成年人缺失的纯粹。

归途中,车厢里飘着葡萄香和欢声笑语。妻子问:“今天开心吗?现在知道葡萄长在哪了吧?”两个清脆的声音响起:“很开心,在太阳晒得最甜的地方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:生活教育,就是让孩子触摸真实的温度。感受果实的重量,记住阳光的甘甜,留下大地馈赠的印记——这才是最本真的成长模样。